



訪談地點：國秀樓607A

採訪者：

黃麗頻老師（以下略稱黃）

受訪者：

林柏佑同學（以下略稱林）

廖維鴻同學（以下略稱廖）

吳俊興同學（以下略稱吳）

陳建安同學（以下略稱陳）

此次訪談議題主要設定於學生們進入大學後對於大學生活、大學課程的認知與感想，除了讓同學們分享、比較高中與大學的學習生活與學習模式之差異，也期望藉由師生對話思考通識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黃：你們進大學讀書已將一年，覺得大學生活和以前高中生活有沒有差異？學習方式及態度有什麼不同嗎？

吳：一定有差異，高中的學習目的就是為了考試，所以有很多科目，基本上比較不是為了內化而去做，就是為了考試；就是說我要把這個分數拿到而已，所以就算這段期間我沒有真的學會，但是我分數拿到就好，我一定是把所有時間都拿去得分這件事情，因為它的目的就是得分。大學的話，它的目的就是為了以後用得到，所以學習的內化比分數來的重。基本上因為大學的學分你一定要過就好，你不用在意你的分數，你不一定要90分、100分，除非你要考研究所推甄那就另當別論。

黃：所以你覺得大學的學習目標性比較明確？國高中考試的時候，學習的目的是拿到分數，可是到大學的階段就不同了，所以你就不會再用那種死記硬背的讀書方式，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們會開始討論課程有用跟沒用的議題。國高中之前，你們比較沒空去思考、討論課程的效果問題，因為那就是進入大學的一個門檻？

吳：也不完全是，因為國高中就算那個東西沒用，可是你還是為了分數，你還是要去讀，就只能一邊罵一邊讀。

黃：好，這是他的想法，我們聽一下其他同學的想法。

廖：生活上的差異的話，我覺得，因為國高中我是住家裡，然後大學第一次搬出來住，所以我一開始還有點擔心，不過這樣快就適應了！我在國中的時候我還滿討厭讀書的，我基本上沒有在讀書。大學開始有在讀書，然後感覺說要改變以前那種懶惰的習慣還滿難的。然後最近底質實心比較急躁，沒有辦法定下來。

黃：可是你上學期不是班上第一名嗎？心性變急躁會不會是因為朋友的關係？

廖：也是有可能，那態度的話，我反倒是上大學以後，變得比較重視分數一點，但是我自己内心還是感覺說大概是更遠從自己的内心一點，就是做一些自己比較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把所有的專注力放在學校的課業上。

黃：哦，所以你反而是上大學以後比較認真一點？

廖：對，上大學之後才比較認真一點，然後就是在讀書跟不讀書之間，一直掙扎，就是做那種精神內耗。就導致效率底下，又沒有辦法專注學習。

林：其實大學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其實是我脫離了一個環境，國高中時期我有一些不是很愉快的遭遇。上了大學之後，我感覺我比較放鬆一點，因為我認為這都是因為我脫離了一個讓我感到很束縛、很壓抑的環境。在勤益，沒有人會逼問我的過去，我也不認識任何人，這點讓我真的很放鬆。然後其實來勤益之後，比我預想的狀況好很多。我本來有許多憂慮，擔心我可能跟室友處不好，我可能跟班上的同學處不好……。

黃：既然以前有許多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回憶了。所以比起課程，大學生活你更在意的是人際關係？

林：對，我在人際關係，很意外的是，我的室友都很好，我也在班上交到不錯的朋友，我的室友讓我的個性變得比較沒有那麼自閉，剛進大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問別人叫什麼名字，然後那個時候就剛好問到國文小老師，他雖然很會唬人，但是我過去認識的大部分都不會給我具體的建議，但小老師會，而且是很不錯的意見。我想，在大學畢業以後或許我們會失去聯絡，但是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我還是會去再問他一次：「你是誰？」

吳：我就是因為人類會想很多，所以我們才有那麼多文學、文章，思考關於生死別離的問題。比如說高中的時候，我有一個國文家教，他會透過講解，讓

這沒想到那麼多。

黃：你這樣說也是，因為前陣子我去產攝班上課，他們平日在工作，然後假日來上課，他們就跟我們說：「老師，那些國文課本的東西，都是老人家的心得。」我也聽得無法反駁，畢竟編課本的老師們都已經有一定的生命歷程，對於很多議題都有深刻的感覺，而年輕人資歷淺，對於社會的接觸比較少，無法理解一些深刻的生命議題。

吳：應該講說這種課文的內容，我上完課以後會稍微有點印象，但是具體的細節就記得太多了。

黃：其實我也能理解，因為有時候課程期間，這兩個小時，很多時候你們免不了都放空了，就無法注意聽老師在解釋文章內容，然後後面也就沒機會進入到老師想分享討論的生命議題。

吳：就頂多是要考試的時候，拿起來看的時候，好像有這個關鍵字，就是好像有聽過這回事。

黃：嘩，所以生命教育你們是覺得要等到遇到相關問題的時候，你才會去想說：我需要？

吳：對，這種東西就是如果我有相似的遭遇，我會去想那些問題。因為我自己算是比較多愁善感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生離死別的議題以及和同學感情的淡化，我就會去聯繫來一些課文的東西。

黃：高中的時候你們都有上過蘇軾的《赤壁賦》吧？蘇軸跟在船上，然後講到說曹操橫槊賦詩，當時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然後後面就講那個變與不變啊，「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蘇軸這篇幾乎是我們國文老師都非常愛的，但當然我也是開始教書我才懂得這篇文章的深刻性。我高中的時候我也不知道，其實你真的要有一些人生閱歷，所以你懂得沒錯。但問題來了，你要等到有關的人生閱歷你才懂，但你不可能等到有人生閱歷才回來上國文課吧？

吳：我記得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剛好去看，國中同學他們直升高中之後，他們的畢業公演，然後就想到我們選擇不同的學習路徑，就是他們繼續升高中制外，然後我進入體制內，我們走不同的路之後，就引發很多關於人會變啊，還有一些跟情感有關的問題思考，那時候就對國文課本裡的一些文章特別有感覺，所以才會說，生命教育對大一的學生，要看學生的需求性，就是對通識課程的話有

我有感悟，我就會像這個課文在講什麼。所以我讀課文的方式，就不是用背的。而是看懂這個東西，我就知道這個文章的狀況。

黃：本來就是，其實我覺得國文從來都不是只憑記憶，雖然學習過程免不了要靠記憶，但是它的核心價值和體悟這是在情感的共鳴以及穿越時空的相互理解；有些課文裡面雖然死別的那種東西，會讓你的真實生活產生連結。比如說那時候我高中選修過關體制外的學習環境，進入普通高中就讀，當時就跟我以前體制外九年的朋友就比較少聯絡，當時也很有威脅，時常會去聯想到一些課文的東西。

黃：你說的很好。我們回到一開始談到的問題，在高中以前，烹飪課、體育課這類非你們專業性的課程都是你們很喜歡的課，可是到了大學後，你們對非專業課程的態度好像就比較不友善，這是不是就是牽涉到有跟無的議題？你們對於通識課程的評價，覺得不能夠提供技術性的利益價值，因此你們覺得通識課程是沒有用的？

吳：通識課主要是看我有沒有興趣，烹飪和體育課是因為我自己平常也喜歡做做甜點以及運動，所以才會喜歡。當然老師的上課方式也有很多的影響力，比如歷史課，大部分我都忘記了，但因為我們班上的歷史老師劉培芳老師上課比較有趣，我會願意聽，如果換了另一位老師，上課無趣，我就会比較反彈。我其實上一年的大學課程後，我對選課課程有稍微改觀，以前上高中的時候，國文、歷史這些科目，我就是為了應付考試，所以它的內容就非常無聊，但是上大學之後，發現歷史跟國文這些選課課程，它不覺得就是死板的知識教學，就是老師你有加入一些像是重信函、企劃書啊，甚至報章媒體的題目讓同學介紹分享台中的在地景點跟行程規劃，讓我們同一組的同學可以安排一起出去玩的活動，這些課程和活動安排可以活化學生的思維，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就不會都是上死的課程。因為其實對死的課程比較沒有興趣，就是那些東西可能做完很快就忘了，以後也用不到，所以剛開始對通識課程排斥，就是排斥這些東西。

黃：就是如果按照以前國高中的學習模式，你就覺得又在背記憶這些國學東西，就會覺得沒有必要？

吳：對，這些東西，底質以後也用不到，然後又其實說真的，真的就是沒興趣。

黃：但是你覺得如果老師上的好，領導的有一些方向性，你覺得通識課還是有它的作用嗎？

吳：對。

黃：知識性的講授，許多你只要上網就搜尋得到的東西，的確不需要硬碰同學去背誦，能運用知識、轉化知識，才是上了大學後該有的思維和能力。我希望同學可以更客觀的去看待通識課，通識課的確不是技術課程，不能直接換取利益，但許多思維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進入職場必備的軟實力，你也無法直接否定它的用處。

吳：應該說，我自己的話，就是像國文課有加入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它可以對我們的思維，還有比方口說能力，有一些加強，那就是對我們有用。那如果今天這個老師以傳統的方式教書，只是一直教課文那種的話，那就比較難培養我們的思維或是口說能力，這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會比較少。

黃：那生命教育這一塊呢？比如說你剛剛有提到：文學就是發自個人的内心情感，因為文學課程裡面，有很多這樣的東西，像我上學期的課程比較多媒體邀請，我會就會希望可以連結到生命的議題，可是你們好像對這一塊，就比較沒有感覺？

林：請老師舉例說明。

黃：比如說像屈原，為什麼要選擇自殺这件事情，我會希望引導你們討論理想跟現實的差距，當你遇到現實不如意的時候，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這類就屬於生命教育。屈原是選擇跟現實硬碰硬碰，他就選擇自殺了，那我們就伸講到漁父，漁父就是一個另外的生命態度，漁父就是說反正水很冷，我就洗腳就好，就不要拿來洗帽帶了。所以他就是一個比較隨波逐流，但是仍然在汙濁的環境中保持自己的乾淨。

林：所以就比較偏向大眾？

黃：是是是，所以這個就是屬於生命教育，像這類議題是不是因為你們根本這沒有碰到，所以你們覺得這方面就還好？

吳：可能對大一的學生來說還是比較會深奧一點。

黃：真的嗎？就是你們其實還沒有辦法理解？因為你們現在的生命遭遇還是短暫而且相對單純的？

吳：有些人他沒有想那麼多，但還是要看，每個人不一樣，但是大部分人應該都



在古典音樂流派的課程中，除了歷史背景，我會教導古典音樂的結構、創作方式以及這些手法如何影響現代音樂。此外，許多學生喜愛的曉舌和電子音樂風格，我也在課堂上介紹，包括它們的歷史和派別。

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興趣，第二方面就是實用性，有需求性或是興趣，如果這兩個都沒辦法提起他興趣的話，他可能就這方面會放棄。或是他也就比較排斥。

林：像老師剛才說討論那個跳水的臣服，因為我自己求學過程有一些比較黑暗的经历，我就很有感覺，我常常在想，我當時到底是怎麼揮過來的。所以對這類的課程，我就覺得可以多說一點，我是有興趣的。但也希望在課堂上可以安排多一點的討論，大家把你來往的討論，可以更多這一類的課程活動。

黃：嗯，可是這樣很花時間，因為我上課進度已經夠慢了，我會上不了學校規定的單元數。

林：對對對，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啊，進度問題，國小、國中、高中就在趕進度，老師很常講我們要趕進度。

黃：我上課的進度一直都偏慢，可是我覺得這樣上，才有可能上到更多東西，就是說每個課題你要更深度的去講解它，而且延伸出，學習內容才不會被老師的思維與時代限制住。因為我覺得學生學到什麼比較重要，我把課文趕著講完，你們又沒有聽證，那這個課程的教學目的到底是什麼？

以上，藉由師生的對話，希望可以促進教師的課程設計以及學生的學習反省，達到師生之間彼此溝通、進化的效用。這是一個尚未完滿的目標，如同這一場師生的對話仍持續未完……。



相對於曉舌等流行音樂，爵士樂似乎不是大多數學生都會欣賞的音樂。但不得不認的是，現今許多音樂都融合了爵士元素，而爵士樂的前身—藍調更是影響著搖滾樂等諸多受歡迎的音樂。也許最嚴謹的爵士樂並非他們習慣的音樂，但融入了搖滾或爵士等其它音樂類型，又會出現完全不同風貌。以我自己喜歡聽的日本流行歌為例，許多歌曲散發著濃厚的爵士氛圍，從獨特氣氛的即興到搖滾等元素，都讓這些歌曲更有活力。

也在課堂中介紹世界音樂，包括台灣的南、北管。以台灣音樂來說，南管的確不常見，因為它不像北管那樣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想像一下，廟會活動或陣頭隊伍出現時所聽到的管絃鼓號隊，十八九是北管。但南管就不一樣了，相較於北管，南管有種文靜的音樂型態，而且不容易被聽到。但這台灣的文化，還是希望學生能認識這兩種傳統音樂。

電影配樂也是一個學生比較喜歡的一堂課。因為在這些局部影片中，他們既可以學到音樂的創作模式，也能藉由影片直接連結當下的音樂對於這個影片段形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點對於電影來說非常 important，一個相同的影片段，如果搭配不同的音樂，就會創造出截然不同的氛圍。這也可以看一些知名導演和自己熟悉的作曲家們的結合作，例如諾蘭導演經常與Hans Zimmer合作而宮崎駿導演則是音樂都出自久石讓。

研究如何撰寫此篇文章的我開講了其他老師之前刊登的文章，受到一位蕭文老師教學方法的啟發，因此設計了一套複習遊戲卡讓學生們做為期中考的複習。遊戲是一種既有趣、歡樂又能讓他們學習的方式。因為在玩樂當下遇到不會的地方，學生們就會自動的拿起手機開始查答案，或是直接問我（雖然我比較希望他們可以自主的在學校的e-learning網站來找答案啦）。

儘管以上教學方式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準備，卻能讓學生在學習古典音樂的同時，同時了解歷史與文化背景；如果學生對創作音樂感興趣，課程也有解釋一些作曲手法。這並不會限制他們創作的可能性，而是提供更多廣被接受的音樂邏輯，讓他們在創作音樂時能夠擁有更多的工具。音樂中確實有些約定俗成的運用原則，例如越高音、速度越快的音樂能夠表現出越激動的情緒。

精準掌握學生的喜好以及更容易被他們接受的學習方式對我而言仍有進步的空間，但通過他們的期末筆試作答以及評鑑回饋，我逐漸掌握多數學生的音樂喜好，期許能夠發展出更貼近他們學習需求的課程。